



守官漫錄卷之三目錄

內編政事芳規計二十七條

于公盛吉袁安史弼

郭躬崔仁師王質王旦

錢若水韓琦歐陽觀歐陽修

陳洎趙抃周敦頤范純仁

周必大張洪張洽孫立節

鄭承議張慶葉知遠馬默

張文規衛仲達楊簡

外編政事覆轍

計三十九條

商鞅 王温舒 嚴延年 趙廣漢

梁統 陶繼之 崔法瑗 張和思

路巖 來俊臣 元楷 桑維翰

陳峴 李龜禎 祖翔 明鎬

林景度 王韶 趙士驪 宋昇

鄭良 羅汝楫 李元禮 車呂

楊詢 王知事 徐從政 侯鑑

魏釘 狄定遠 黃景雲 山東憲司

附獄案七條

門人晉陵唐錫玄圭甫 蔣龍徵雲從

古歛葉鳳儀瑞卿 葉鳳岐羽文

從子劉懋賞功懋 子劉懋賢愚公甫

全校

守官漫錄卷之三目錄終

守官漫錄卷之三

澹然居士劉萬春延之甫著

內編政事芳規

計二十六條

于公

漢于公東海剡人也爲縣獄史郡決曹所決獄  
平凡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生  
立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  
之終不肯姑謂隣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  
子守寡我老久索丁壯婦柰何後姑自經死姑

女告吏謂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  
吏重法驗治孝婦自誣服已具獄上府于公以  
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  
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所具獄哭於府上因  
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  
守某至卜筮苦旱之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  
太守疆斷之咎倘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  
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  
敬重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  
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  
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子定國果爲丞  
相封侯孫永爲御史大夫

盛吉

漢盛吉字君達爲廷尉決獄無冤滯每至冬罪  
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妻  
語吉曰君爲天下執法不可使人濫罪殃及子  
孫視事十二年天下稱其平恕庭樹忽有白鵲  
來止其上乳雛連年不去人以爲祥後吉生三

子皆仕州郡

### 袁安

漢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拜楚郡太守時楚玉英謀爲逆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明帝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首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累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

徵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臧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安後官至司徒子京爲侍中敞爲司空孫彭爲光祿勳湯爲太尉封安國亭侯盱爲光祿勳曾孫成爲左中郎將逢爲司空隗爲太傅玄孫基爲太僕忠爲沛相累世榮盛

### 史弼

漢史弼字公謙陳留人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

鈎黨諸郡承望風旨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  
誣陷甚衆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切責從事坐傳  
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  
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  
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  
誣陷良善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民戶  
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卽收  
郡僚職送獄奏弼欺隱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  
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及遷河東太守侯覽詐  
作飛章誣弼誹謗平原吏人詣闕訟之前孝廉  
魏邵同郡人行賄於覽得減死終於彭城相其  
後子孫繁庶祿仕不絕

### 郭躬

漢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  
習小杜律太守寇恂以弘爲決曹掾斷獄至三  
十年用法平恕爲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  
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躬少傳父業後爲郡  
吏辟公府召入議獄遷廷尉正坐犯法免後三

遷元和三年拜爲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所矜恕乃條上諸獄之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爲令躬奏讞法科多所全活中子暉明法律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鎮少修家業辟太尉府歷遷尚書令封定潁侯食邑二千戶拜河南尹轉廷尉免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

### 崔仁師

唐崔仁師貞觀初遷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其支黨纍係填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爲具食飲以情訊之所坐大辟止魁惡十餘人其它悉原而縱之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囚願雪者衆彼已坐辟者誰肯讓死倘就決之日一旦爭辨而事中變柰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豈有知枉不伸爲身謀哉吾以介易十囚命固願也及敕使覆訊諸囚咸叩頭



曰崔公仁恕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

### 王質

宋王質字子野祐之孫也通判蘇州與知州黃宗旦數爭事宗旦曰少年乃敢與丈人抗耶質曰受命佐公事有當爭職也率不少屈嘗以病告居一日宗旦省視因言獄有盜錢百餘人吾以術陰鉤得之質曰弋不射宿惡陰中於物也今殺數人而徒流者又數十百人公中之也宗旦矍然大驚爲貸其死罪而餘悉輕出之嘗攝

江陵府事或訴民約婚後期不娶者民言貧無貲以辦婚具故違約質問其費幾何出私錢予之吏有捕盜人衣者盜叩頭曰平生不爲過迫飢寒而至此質命取衣衣之遣去後官至天章閣待制

### 王旦

王文正公旦登第歷官州縣入禁近遂至大拜從真宗封泰山祀汾陰拜太尉兼侍中晚年官益重每家人出賀必止之曰遭遇如此愈增憂

懼何賀焉及爲朝修使自禁中乘車輅出都門  
百官餞送交口稱榮公曰但覺反仄耳故其行  
事貞恪可質鬼神初知臨江獄閱一疑囚思而  
不寐五鼓忽得其生理上堂平反則吏卒半皆  
起驚呼相向云空中喧報公出也

### 錢若水

錢若水字淡成河南新安人爲同州推官有富  
民走失一小女奴莫知所在父母以訴州委錄  
叅鞠之其錄叅舊有求於富民不獲遂劾其父

子共殺女奴投屍水中法外凌窘不勝其苦遂  
自誣伏獄具上于州州委官審覆亦無反異獨  
若水遲疑錄叅詣廳詬罵曰豈公受富民錢故  
求出之乎若水但笑曰今數人當死安可不容  
某熟察又越旬不決知州亦有語若水終不奪  
上下皆怪訝一日若水詣知州屏人告曰曩某  
所以遲留此獄者蓋慮其冤嘗以家財訪求女  
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女奴安在若水歸使人  
密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呼其父母謂曰

汝女今至還識否曰安有不識揭簾推出父母  
喜曰是也於是引出富民釋之富民號泣謝曰  
非使君某一旦遂至滅門知州曰此乃推官非  
我也富民急詣推官求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  
遶垣而哭歸傾家財飯萬僧以爲若水壽知州  
欲以其事聞若水不可曰某初心止欲拔冤非  
敢希賞萬一敷奏在某固好置錄叅何地知州  
益加敬重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不  
半年知制誥又三年爲樞密後歸京師因與僚  
友會食僧舍假寢而卒贈戶部尚書賜其母白  
金五百兩子延錄爲太常奉禮郎

韓琦

宋韓魏公琦判大名府會燕客行酒吏誤觸碎  
玉盞蓋絕寶也坐客皆愕然吏叩頭伏罪公神  
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成毀亦自有數顧吏  
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一日有案吏請假  
娶妻繼有人訟其不法狀及吏叅假送獄勘正  
將引斷乃令封起公案旣半年後取前案送簽

廳行擬遣二佐倅白公曰此人自封案後頗謹  
愿不爲非法乞恕前罪如何公乃問二倅曰二  
公知其封案之意乎此人始緣請假娶妻繼而  
至訟當時若便斷遣必傷二家人情此人與父  
母必咎其妻而妻之父母亦不悅所以封起案  
卷今已半年矣無可疑者請一面行之二倅起  
揖公曰公仁恕至此將上天不獨厚於公公之  
後世亦將貴顯無極矣公嘗夢以手捧天者再  
後果援英宗於藩邸翼神宗於東宮子孫蕃衍

克滿要途

歐陽觀

宋歐陽觀廬陵人脩之父也有學行常爲泗綿  
二州推官留心於讞獄惟恐不得其情嘗夜燭  
治官文書屢廢而嘆妻問之曰此死獄也我求  
其生不得爾妻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  
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  
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  
猶失之死而况常求其死也時脩纔三歲回顧

乳者方抱之立于旁因指而嘆曰術者謂我歲在戊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言告之明年祥符庚戌果卒脩旣成立其母嘗告以此語且曰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厥後脩果登第列官于朝爲龍圖閣直學士入副樞密遂叅政事朝廷推恩褒其三世追封觀鄭國公

### 歐陽脩

宋歐陽脩字永叔初以學問文章爲天下所宗

張芸叟始遊京師見脩多談吏事張疑之且曰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見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喻也脩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守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彼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芸

叟起謝曰先生所教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後一杭僧夢遇脩于江廟中廟神皆起拱立且  
曰歐陽公平生一念之善及人甚多將來太平  
宰相也豈敢不敬後果入中書參大政謚文忠

### 陳洎

宋陳洎爲開封府功曹時章獻太后臨朝后族  
人杖殺一卒洎當驗屍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論  
旨吏惶懼欲以病死聞洎獨正色曰彼實寃死  
待我而伸柰何懼罪而驗不以實乎爾曹勿預

吾當任咎乃自爲牘以白府尹陳琳琳喜曰官  
人用心如此前程非琳所及亟索馬入奏雖大  
忤旨而公論歸之旣而太后原其族人洎亦不  
及罪後洎夢卒告曰陰司以公爲政公忠已注  
公當貴顯及與公賢子孫我受公之恩故來相  
告自此遂顯名不數年歷官臺省終于三司副  
使其孫傳道履常皆以詞學顯仕爲一時聞人

### 趙抃

宋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也爲武安軍節度

推官民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爲當死抃獨曰造  
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  
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及知成都劍  
州民李孝忠聚衆二百人私造符牒度人爲僧  
或以謀逆告獄具抃不畀法吏以意決之處孝  
忠以私造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抃脫  
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卒無易也召爲殿中侍  
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爲鐵面御史元豐  
二年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贈太子少師謚清獻

子岫杭州於潛令岫尚書考功員外郎

### 周敦頤

宋周敦頤爲分寧縣主簿有獄久不決者敦頤  
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  
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  
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敦頤獨  
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  
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 真儒  
見道分明枉道求合事雖小不爲矧殺人以媚

人乎鄙夫患得患失不耻媚人殺人尚忍爲之  
將何所不至心知其不可先意逢迎或雷同附  
和與畏避而不言依違持兩端其求媚一也寵  
辱不入其心故理直氣平卽酷悍猶可覺悟盖  
至誠無不動者若逆料其不見聽自謂言之無  
益曰酷悍由彼非我殺也吾誰欺欺天乎

范純仁

宋范純仁知慶州諸院罪人皆滿公詰其所以  
坐屠販盜竊而督償者三分之二公曰此何不

責保在外使之輸納也通判州事者起白公曰  
非不知此第以此輩兇暴不可釋釋之不旋踵  
復紊官司矣公曰終當何如曰徃徃以其疾斃  
於獄中是亦與民除害耳公感然曰法不當死  
而在位者以情殺之豈理也耶遂盡呼出立于  
庭下戒飭之曰爾輩爲惡不悛在位者不欲釋  
汝懼爲良民害復紊官司也汝等能悔過自新  
我欲釋汝皆叩頭曰敢不佩服教令遂釋之歡  
呼而出轉相告語是歲犯法者減舊歲之半



周必大

宋周必大字子克一字洪道廬陵人紹興中監  
臨安府和劑局局門內失火延燒民家繫逮寺  
吏當論死未報必大問寺吏曰假使火自官致  
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爲民必大遂自誣伏坐  
失官吏得免死必大歸道謁婦翁婦翁肅客至  
大門外雪交下僮子掃於庭婦翁不樂意謂妻  
以女爲門戶計旣失官缺前望殊爲不禮復私  
訝前一夕夢掃雪迎宰相未知爲何祥也惟必

大雨雪中至無他客姑留之宿必大旣歸益自  
刻苦讀書試博學宏詞科其至京師也寓一班  
直家一日攜小冊自外至借觀則朝廷鹵簿圖  
也悉錄記之及入試果以此命題中詞科歷官  
至宰相封益國公先是試前一夕夢冥曹掠一  
捻胎鬼至指必大曰此人有陰德當居相位貌  
陋如此柰何卽遣左右摩必大頰爲種帝王鬚  
覺時猶隱隱痛深自秘之妻孥不以告也及在  
相府有相者將其鬚曰美哉帝王鬚必大

驚嘆

張淇

宋張淇知江陰軍吏盜錢三百萬蓋二十年矣  
淇發其姦捕繫數十人轉運使趙廓謂曰此應  
賞典願竄諸盜錢吏吾以聞之於朝淇慘然曰  
殺人以求賞可乎悉召吏諭以賞錢則貸出之  
不爾爾曹死矣吏之親屬聞者爭出錢以償十  
日而足乃推同盜錢二人已死者爲首餘悉貸  
不問廓愧且嘆曰公長者非吾所及也

張洽

張洽字元德臨江清江人也少聰敏嗜學嘉定  
元年中進士第爲袁州司理叅軍郡守以倉廩  
虛爲倉吏所侵因籍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鞫之  
洽廉知守爲都吏所賣都吏者州之巨蠹也嘗  
有所干於倉吏不獲故以此中倉吏之罪洽度  
守意銳未可嬰姑繫之而密令計倉庾所入之  
數以白守曰君之籍二十餘家者以都吏也今  
較數歲之中所入已豐於昔由是觀之都吏安  
而誣人矣君必不肯受都吏之妄而濫籍無罪

之人郡守悟倉吏二十餘家得不籍通判池州  
獄有張德脩者誤蹴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洽  
訊而疑之請再鞫守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  
時方大旱禱不應洽言于甫曰漢晉以來濫刑  
而致旱伸冤而得雨載諸方冊可攷也今天大  
旱焉知非爲德脩事乎甫爲閱原案于獄遂減  
從徒罪復白郡請蠲征稅寬催科以召和氣守  
爲寬征稅三日果大雨民大悅端平間除秘書  
郎尋遷著作佐郎直秘閣致仕卒七十七沒後

身  
一日有旨除直寶章閣子櫟榿俱賜同進士出

### 孫立節

孫立節崇寧間爲桂州節度判官時謝麟經制  
溪洞事宜州守王竒與蠻戰死立節被旨鞫吏  
士有罪者謝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立節并  
欲盡斬之立節持不可謝以語侵立節立節曰  
獄當論情吏當從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旣伏  
其辜其餘可盡戮乎若必欲非法斬人則經制

司自爲之我何預焉謝卽奏立節抗拒立節奏謝侵獄事刑部議如立節十二人皆得不死其後立節遷官進秩子二人皆舉進士遂至大貴初立節未拜官時嘗夢神人語之曰桂州事待公來明辯曲直立節甚訝之至是果符所夢

### 鄭承議

鄭承議宋人也爲越之蕭山縣丞時有朱統制在縣牧馬縱卒侵刈西興鹽場草鹽司聞其事于朝詔揭榜許人格捕其卒刈草如故亭戶以

兵格捍之致殺傷者四人朱與其卒議曰若不  
得西興草吾馬不可牧矣於是潛以釀金賄縣  
吏誣以毆擊論死者八人獄成知縣已署案次  
詣丞鄭責其吏曰榜旣許人格捕殺之罪輕今  
以他事論死統制得以肆其暴如吾民之負冤  
何案卽不得書我名吏惶懼而退有頃復至前  
曰今歸盡夕換前案只以元情論斷萬乞恩貸  
勿令知縣知之於是亭戶八人俱得杖決免歿  
八人者歸家旦夕焚香祝天曰願鄭丞有子有

孫富貴不絕後長子預漕薦次子登第家日富  
盛於昔時

張慶

張慶汴京人也爲右軍巡院吏慶司獄常以矜  
慎自持日躬視掃滌至暑月尤勤每戒其徒曰  
人之罹於法豈得已哉我輩以司獄爲職若不  
知所重則罪者何所赴訴耶飲食湯藥卧具必  
加精潔常爲其徒侮之曰若區區爲此乃欲要  
福乎慶莫之顧每有重囚就戮則爲之齋素誦

佛一月乃止囚有無辜者輒爲之解釋嘗爲好  
言教獄因果有罪當自認毋誣良善以重已過  
不訊考而疑獄常決獄官徃徃屬意焉其妻袁  
氏年四十八景祐五年汴京疫袁氏染疾而斃  
已三日矣尚未殮也忽然起坐不語踰時遍體  
汗遂甦因告其家屬曰我始至一所穢汚所聚  
不覺身在其間乃起念欲得一清涼處忽見一  
白衣端嚴修長謂袁氏曰汝不當在此何爲而  
來汝今尚未有嗣急去急去汝夫陰德甚多子

孫當有興者言未終乃以手提袁氏之足拋出穢汚乃復得甦袁氏更生之明年生子享後慶年八十二無疾而卒享既長記名於門下省授三班借職生六子皆讀書至顯官號爲世族

### 葉知遠

宋葉知遠知嵐谷縣其子私受巨室財謀妄入人罪誣以劫掠虐勢炎炎罪且及千家知遠覺其情力爲明辨并其子申於朝遂免千家之罪被釋者兢禱於神爲知遠祈福夢城隍云知遠壽限當終今爲申奏上帝令延壽一紀一年內妻妾生二子後皆榮顯

### 馬默

宋馬默字處厚單州城武人知登州先是沙門島罪人舊制有定額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每溢額外則取其人投之海中默建言朝廷旣貸其生矣卽投之海中非朝廷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後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卽詔可著爲定制自是多全活者未幾默坐

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左右挾一男一女至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遂致與二童乘雲而去後生男女二人默官至河北都轉運使年八十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加贈太保

### 張文規

宋張文規字正夫高安人以特奏名入官再調英州司理叅軍真陽縣民張五者數輩盜牛里

人胡達朱圭張運張周孫等率保伍追捕之羣盜散走獨張五抗拒不去達擊殺之盜不得志反以被劫告于縣縣令吳邈欲要功盡取圭達以下十二人送獄劾以強盜殺人鍛鍊備至皆自誣服圭運二人病死既上府事下司理院文規察囚辭色疑不實一問得其情又獲盜牛黨以證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杖脊餘人皆等第杖臀而已圭運乃無罪時元祐七年也邈計不行恚忿嘔血死文規後遷臨川丞忽感疾沉困死

而復甦乃自言方病在床聞人呼云英州下文  
字卽出視之有公吏三四輩與俱往至一大官  
府見殿上垂簾聞簾內所問乃吳邈事也文規  
一一以實對主者曰吾亦詳知矣然必須卿至  
結正貴審實耳遙見吳邈荷刑校於簾前而朱  
圭張運立其傍吏抱主者所判文書出紙尾示  
文規有添一紀三字文規遂寤後以通直郎致  
仕大觀二年年七十八矣夢羽人來云向增壽  
一紀今數足矣陰司以公在英州嘗權司法斷  
乃卒年八十三

衛仲達

婦人曾氏斬罪降作絞刑又添半紀政和四年  
侯命庭下四人坐其上西嚮少年者呼曰與他  
檢一檢三人難之少年曰若不檢如何遣三人  
曰渠已合生還何必檢恐出手不得難遣還  
爾少年意不可回呼朱衣吏論意更捧牙牌而  
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



字少年指黑牌吏持以去少焉數人捧簿書盈  
庭一秤橫前兩首皆有盤吏舉簿寘東盤盤重  
壓至地地爲動搖衛立不能安三人皆失色曰  
向固云不可檢今果爾柰何少年亦慘沮有悔  
意湏臾曰更與檢善看吏又持紅牌去忽西北  
隅微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人  
皆起立道士至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書僅如  
筋大吏持下至西盤盤亦壓地而東盤高舉向  
空大風歛起捲其紙蔽天如烏鳶亂飛無一存

者四人起相賀命席延衛坐衛拱手曰仲達年  
未四十平生不敢爲過惡何由簿書充塞如此  
少年曰心善者惡輕心惡者惡重舉念不正此  
卽書之何必真犯然已灰滅無餘矣衛謝曰是  
則然矣敢問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廷興工修  
三山石橋君曾上書諫此乃奏藁也衛曰雖曾  
上疏朝廷未從何益於事曰在君盡矣君言得  
用豈只活數萬人命君當位極人臣柰惡簿頗  
多猶不失八座勉之遂遣人導歸衛後至吏部

尚書

楊簡

宋楊簡字敬仲浙之慈谿人乾道五年登乙科授紹興府理棧便就養犴狴必躬臨之端嘿以聽使自吐露囚情炯燭罔失毫末猾吏僅行文案莫敢舞法越部都臺府鼎立大抵承媚風旨不暇問可否先生公平無頗惟理之從二府史觸怒帥送獄勘之先生白無罪可勘命勘平日先生曰吏過渠能免若今日則實無罪也必撻

鞫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先生歎曰是尚可爲乎歸取告身納之爭愈力帥知不可屈遂已一憲使嘗舉職官一日緣兩造是非壓先生就已先生趨庭抗辯捧還削憲莫能奪改容謝之每謂白事上官必從容陳述有不合卽退思思之而審堅守無所撓或大礙不見聽則決去而已學者稱爲慈湖先生以爲有濂溪家法

外編政事覆轍

計三十七條

商鞅

秦商鞅事孝公變秦之法畝步過六尺者有隱  
稅之罪棄糞灰於道者被惰農之刑一日臨渭  
論決囚渭水盡赤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  
之者後太子虔之徒告鞅欲謀反發吏捕鞅亡  
走至關下欲舍於客舍舍人不知其是鞅也曰  
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於是不納鞅喟然  
嘆曰嗟乎爲法之弊一至此哉後車裂以徇家

族誅夷遂無噍類

王温舒

漢王温舒遷河内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論決囚報至流血十餘里爲中尉善事有勢者雖有姦如山弗犯卽無勢者視之如奴窮治姦猾大抵盡靡爛獄中所論逮無一得出者自河内至長安舒之奏待不過二三日得可其事所論囚決報大者族小者死家盡没入償贓相連千餘姓會春舒猶頓足歎曰令冬月益展

一月足吾事矣數歲人有上變告温舒受員騎錢及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族死光祿勳徐自爲曰悲夫古有三族今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

嚴延年

漢嚴延年少學法律後爲河南太守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巧爲獄文善史胥書所欲誅殺羅織其獄奏卽成于手中冬月傳屬縣所當決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

河南號曰屠伯有府丞素畏延年恐見中傷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坐怨望誹謗政治不道棄市初延年毋從東海來到雒陽適見報囚毋大驚謂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且東歸掃除墳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爲言之後歲餘

果敗

### 趙廣漢

前漢趙廣漢素稱良吏無非之者宋程太昌泰之獨以廣漢比商鞅其言曰趙廣漢之治潁川惡其俗之相黨設鉅筭以招訐俗行詭譎以啟怨讐務使其民不爲朋而已而不知告訐之禍慘於民俗之相黨也行之未幾潁川家家作讐特未相兵耳倘徵韓延壽開禮遜之端黃霸闡循良之政則廣漢刻薄所被安知潁川之不秦也

### 梁統

漢梁統上言乞增重法律當時不從其議後統

忽夢神人告曰雖幸朝廷不從爾言陰府已錄爾過爾欲以刑法毒人將來使爾子爾孫皆被刑法死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後統子松竦皆以非命死至冀竟滅其族

### 陶繼之

宋元嘉中有李龍等夜行劫掠時丹陽陶繼之爲秣陵令捕獲龍等詰問之盜詞連及樂伎蓋劫發之夜此伎與同伴方就人作樂陶不詳審爲作死罪款列隨例申上而所宿主人及賓客

並相明證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爲通塞并諸劫十人斬之于郡門外此伎辯慧多藝有聲譽將死之際曰我雖賤隸未嘗爲盜陶令枉見殺害若無鬼則已有鬼必當陳訴因彈琵琶數曲而後就死衆知其枉莫不灑泣經月餘陶夢伎至案前曰昔枉見殺實所不耳訴天得理故來取公便躍入陶口落腹中陶卽驚寤忽倒絕若風癱狀良久蘇醒有時復發發卽天矯頭反着背四日死

崔法瑗張和思

北齊直子融爲井陘關檢租使被劾齊主欲窮治乃付并州叅軍崔法瑗與中書舍人蔡輝共勘之子融罪在赦前法瑗故抑爲赦後哀訴不得免乃曰若不得報是無天道後十五日法瑗夜夢子融來迫之遂無病而死經一年蔡輝臥病膚肉爛落都盡後百許日始亾

北齊張和思斷獄無問輕重貴賤皆枷鎖杻械備極楚毒人號生羅刹其妻四五孕臨產卽悶絕求死所生男女皆項着肉鎖手足並有肉杻束縛連絆墮地便死和思卒坐法誅

路巖

唐路巖得幸用事密請三品以上得罪誅殛者必剔取喉骨驗其已死後巖有罪坐免徙賜死剔取喉骨竟以自及也天道好還如此

來俊臣

唐來俊臣雍人也少詭譎無賴反覆險詖殘忍荒慝舉世無比神龍中授朝散大夫拜御史按

制獄少不當意者必牽絡附會以成其獄前後  
坐族誅者千餘家道路側目與侍御史王弘義  
侯思止相爲腹心以重獄羅織衣冠無問春夏  
誅斬人不絕時於麗景門內置制獄但入者百  
不全一弘義戲謂麗景門爲例竟門言入此門  
例皆竟其生不得出也俊臣與其黨十餘輩撰  
繕密經數千言皆有條貫支節張本布置他人  
事狀由緒令其黨誣告之或投匭篋以聞多委  
俊臣按問俊臣別造枷號突地吼遭其枷者輪  
轉於地斯須悶亂惟有據地號呼而已又有枷  
號魴尾榆使人不得喘息復有鐵圈籠頭當訊  
囚時圈中下楔囚人無貴賤必先布枷棒於地  
召囚前曰此是訊刑之具見之魂膽飛越無不  
自誣者後因敗棄市國人無少長咸怨之競割  
其肉斯湏而盡遂夷三族

元楷

唐羽林將軍元楷以誣罔告密得官子彥瑋復  
告劉誠之破其家超侍御史機穽毒螫父子習



以爲常彥瑋忽夢一老叟叱其名曰吾卽而祖也而與父楷欺天罔人因之以爲利不思禍報甚烈且殄滅吾祀矣大罵而去先天二年七月楷父子坐大逆無少長皆棄市

### 桑維翰

五代桑維翰居政地有布衣韓魚謁桑桑曰近者書殿闕人吾以子姓名奏御授子學士俄有二吏持箱中黃誥袍笏至魚降階拜受桑又謂魚曰朱炳秀才安乎魚對曰無恙桑曰吾向與

之同鄉薦最蒙相愛子作書道吾意召來與官魚乃作書召炳炳至授之軍巡判官他日又詢魚曰羗岵秀才今在何處魚曰見客東魯桑曰吾與同場屋最蒙相鄙薄君子不念舊事子復爲吾作書召之當與一官魚輕信特令僕求之岵至乃隨吏去見巡判岵坐客位其吏直升階附耳言於巡判而去巡判別呼一吏云傳語秀才請去府中授官岵莫知其由行至通衢數人執岵一吏云羗岵謀叛罪當處死岵大呼曰韓

魚召來授官何罪而死也我死須上訴於天斬  
之後一日桑坐小軒見帖來曰吾上訴於天帝  
帝憫其無辜授司命判官得與公對桑又見階  
下有半醉而跛者桑曰此誰也帖曰此是唐贊  
向爲衛吏曾辱公公命府尹致之極法桑曰能  
貸我乎當爲齋僧千人誦佛書千卷帖曰得君  
之命乃已他無所用帖與贊相携入庭下竹叢  
中不見桑不久死手足皆有傷處

陳峴

閩王審知初入晉安軍府多事經費不給孔目  
吏陳峴獻計請以富人補和市供辦官恣軍中  
所徵取薄酬其物直一時富人苦之峴遂得寵  
遷爲支計官數年有二吏執文書詣峴里中間  
陳支計家人問其故對曰渠獻計置和市官坐  
此破家者衆皆訴於水西大王王使追逮爾峴  
方有勢人懼不敢言翌日峴自府馳歸急召家  
人設齋致祭意色慄惶是日里中復見二吏入  
峴家遂暴卒初審知之起事其兄潮倡首及審

知據閩中爲潮立廟水西故俗謂之水西大王云

### 李龜禎

宋乾德中僞蜀御史李龜禎久居憲職一日出至三井橋忽見嘗所按殺十餘人攜頭披髮叫屈稱冤漸來相逼龜禎惴懼旋馬徑歸誠其子曰以吾爲刑官清慎畏懼猶有枉濫爾曹誠之自此得疾遂亡 清慎畏懼士人之令德也苟無仁恕之心或自矜脩潔務苛切以樹威或避

忌形跡數陷富族取不受請託之譽雖灼知冤狀且曰冒嫌疑何利于我而爲彼冤者任之甚者故加榜掠亟促具獄以示無染蓋惟顧忌念重至此觀李龜禎事士爲刑官可徒恃清慎畏懼而少哀矜惻怛之心乎彼酷以濟貪者罪復何容誅也

### 祖翔

宋趙時爲無爲軍教授夜夢一囚訴冤曰某不幸爲祖翔枉殺死竟無歸柰何時曰祖公明習

法律又處已廉謹安有枉者囚曰不然某死雖非祖意然寔因其一疑遂致移獄狀竟以死論寃有所自非祖而何某已訴之於天祖不能久矣月餘果卒 刑一成而不變則死者不得復生故重獄不厭疑駁慮枉濫也如情理本輕妄生意見自炫淵魚之察彼下吏承望風旨移易遷就何求不得哉祖翔一疑移獄遂枉人於死寃有所自咎將誰歸夫翔明習法律且爾矧自用其私智者乎廉謹且爾矧貪墨者乎殺非已意而殺因於疑不得以獄成下吏爲解矧有意于殺屢駁屢堅必求多乎人始爲快也能無陰譴哉

### 明鎬

宋明叅政鎬器識恢敏才學優贍第進士出入臺閣累歷顯要慶曆中自京尹入叅大政未久疽發于背遣使致祭于岱宗以祈冥祐使者馳至嶽廟祭訖是夜宿廟下睡中大酣厭從者呼覺曰夢神呼我立殿廷見百餘人擁一荷校者

驚視乃叅政也既而杖背二十驅出我不覺大呼遂奔騎而歸明已沉困召使者問祭之夜夢中奚覩具述所以明日是則當然明始病數日卽似荒亂一郎官乃同年進士素相厚善明俾召至謂曰何以不來相視郎官曰此謂叅政暫請服藥假不意實抱疾耳明日曾見無頭鬼否郎官大駭曰豈未朝食目饑眩乎明日召同年正欲說此事又曰來矣可聽之郎官便聞如遊蜂蒼蠅鳴地下明日無頭鬼語乃胸中出向者妖賊據甘陵奉朝廷攻討外圍旣固攻具備設平在旦夕不意文相國彥博來撫師將坐而收功心實忿之遂妄殺數人今實稱寃於我病其不起乎數日遂卒

### 林景度

宋王浚明爲司農少卿嘗以平旦出訪林景度給事值其尚在省中林之妻浚明姪女也垂淚而訴之曰林氏滅矣驚問之對曰天向曉夢朱衣人持天符來言上帝有勅林機論事害民特

令滅門驚怖而悟猶彷彿在目也浚明不知何  
事姑慰安之因留食俟林歸從容叩近日所論  
奏林曰蜀郡以部內旱災奏乞撥米十萬石賑  
贍卽有旨如其請機以米數太多蜀道不易得  
當審實斟酌而後與故封還勅黃上諭宰相西  
川往返萬里更復待報恐於事無及姑以半與  
之可也只此一事耳浚明顰蹙而去未幾林以  
病丐歸到福州捐館有三子繼踵而亡

### 王韶

宋神宗時王韶建議開熙河殺人甚多積功至  
樞密院使故交親戚多依韶求仕乃分屬於諸  
將或殺降羗老幼子以首級爲功時涇原知縣  
王直溫一夕已就寢聞人扣衙門甚急曰請知  
縣斷遣一公事直溫起燃燭坐廳見吏抱文案  
併數卒領一罪人至白直溫曰奉天勅委知縣  
斷此王韶公事其吏宣判王韶決脊杖配洪州  
未幾果謫洪州韶學佛一日問安長老祖心曰  
昔未聞道罪障固多今聞道矣罪障滅乎曰今

有人貧時負債及富貴而債主至其償乎否韶曰必還曰然則聞道矣柰債主不相放邪韶快然不說晚節言動不常頗若狂狀既病疽洞見五臟而卒後長子厚一日家宴集菜櫟內蘿蔔數十莖忽起立湏臾行於案上衆皆愕然厚怒形於色悉撮食之登時嘔吐明日遂死季子案坐天神降其家被極刑人以爲韶用兵多殺之報

趙士驪

宋政和初宗室郇王仲御判宗正其第四女嫁楊侍郎之孫楊蚤失父其母張氏性暴猛數與婦爭詈楊故元祐黨籍中人門戶不得志婦尤鬱鬱張嘗曰汝以吾爲元祐家故相凌若此時節會湏改變吾家豈應終困婦以其語告郇王王次子士驪妻吳氏王荆公安石妻族也每出入宰相蔡京家遂展轉達于京京以爲奇貨卽捕張氏寘開封獄府尹劾以誹謗乘輿言語切害罪至凌遲處死二法吏特駁其事曰婦人綿

弱尚無故殺人之法安得有逆之罪尹怒並杖之二人皆以瘡潰死張竟抵於凌遲法行刑之日郇王慘然不謂罪遽至此驪與兩弟入市觀未幾輒相繼死驪見暗中婦人被血蹲屏帳間又自作鬼語曰我本不欲以刑校無柰二法吏不肯耳蔡京後感疾命道士奏章道士神遊天門見一物如堆肉而血滿其上旁人言上帝正臨軒決公事項之一人出問道士何以來告之故其人指堆肉曰蔡京致是婦人于極典來訴於天方此震怒汝安得爲上章對曰身爲道士而奉宰相之命豈敢拒之曰後不得復爾又曰適已有行遣京送潭州安置矣汝可亟還道士寤密以告所善者又十年京乃死于長沙子攸脩伏誅

### 宋昇

宋宋昇政和初爲京西轉運專脩西內宮殿語同列曰大工速成則醜賞可立得凡宮室廣直十六里殿宇皆以丹漆趣辦需牛骨和灰倉卒



不給城外有五代時數千人塚幹宮韓容獻計  
發掘焚骨應用宋然之成州刺史郭璉等皆無  
異辭運判孫貺獨以爲不可引疾罷去役成宋  
以功除顯謨閣學士召爲殿中監而卒韓容繼  
死不一年昇妻子盡死有朝士亦以是役有功  
得遷晚年發疽于臀中有骨不可坐醫以藥取  
之如是落三十六骨乃死宣和中孫貺病死至  
泰山府獄吏勒入令供狀孫曰我何罪殿上厲  
聲曰發洛陽塚以幸賞乃汝也安得辭孫請與  
一時人對見荷鐵枷一人立廡下有卒持鐵扇  
障其面時時揮之扇上皆施釘血流被體引前  
乃宋昇也孫歷舉當時引疾去官狀昇屈伏孫  
得更生

### 鄭良

宋宣和中有鄭良者本茶商交結當路倖進至  
秘閣修撰廣南轉運使恃恩自恣所部內有巨  
室蓄一碼礪盆每盛水則有二魚躍其中良聞  
之厚酬其價不肯售迺爲一番船回易使曾訥

者所得良遣人求買云已進御矣初未嘗也良  
卽奏訥厚藏寶貨服用僭擬乘輿有旨令寃實  
良隨以兵圍其家捕其妻孥械繫搜索之訥之  
弟誼方醉卧初不知其被逮之繇仗劍而出遂  
至紛敵良卽以誼拒命殺人聞奏奏下誼伏誅  
訥配沙門島靖康初元訥以赦得自便至京師  
擊登聞鼓訟寃詔遣監察御史陳述爲廣漕運  
使以代良併往鞫治之述入境良往迓之就坐  
中擒下枷訊施以慘酷良惛憤恍惚如見曾誼  
心怵悸卽承伏罪錮押往莫州聽勅勅未下而  
良死其屍旅殯僧寺述復姦利不法亦爲人所  
訟制下鞫勘得情詔述除名配英州編管至郡  
寓僧舍縱步廊間覩良旅襯在焉其夜述寢夢  
中亦見良告曰爾何故踵我覆轍遂悟驚悸得  
疾而卒二棺相並見者皆謂酷吏貪暴吞噬冥  
冥之中顯報如此

羅汝楫

宋羅汝楫徽州歙縣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監

登聞鼓院歷官至監察御史以附秦檜踰月遷  
殿中侍御史希順檜意與中丞何鑄交章論岳  
飛有異志竟誣殺之楫居父喪忽暴死其子願  
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  
念曰吾政治善姑往祠禱之甫再拜遽卒于前  
其從者咸見岳飛擊之故至于死

### 李元禮

宋福州福清縣人李元禮紹興二十六年爲漳  
州龍溪主簿攝尉事獲強盜六人在宋法捕盜  
七人則應改京秩李命弓兵密緝一平民以充  
數皆以賊滿論死李遂轉承務郎常見冤死之  
民立于前及調官泉州同安縣束擔出城鬼隨  
之不置夜宿龍山邸中暴卒

### 車呂

宋胡待制舜陟帥廣東憲官車呂知帥頗與當  
時權相相忤乃捏陰事誣告之遂下制獄鞫焉  
呂媚順時相意逮捕事內干與者滿獄胡竟無  
一事官民皆寃之乃死于獄中郡民相與備賻

贈建道場致牲牢者不可勝數呂方坐決事忽聞鐘磬鐃鼓之聲甚喧使人問之則曰胡待制靈柩過也呂方心悸震動卽有吏持謁帖至曰胡待制祇候胡乘軒隨之以入吏卒輩皆見之呂倉卒爲束帶見焉胡曰某無罪爲公誣死訴之上帝當與對辯於天言訖俱不見一府爲之震恐未幾呂果卒

楊詢

宋楊開爲丹陽令楊詢爲之客開性暴橫果於

決責每事必以問詢詢明知其非不敢忤意但一切贊嘆盛美而已開一日盛怒於劇暑中杖公吏及囚四十餘人二人死詢猶連稱其快後詢夢至一處有金紫者譴之曰成令之惡者汝也令之罪當坐於汝不數日詢果暴卒不仁之事豈必身自爲之不可哉見人慘刻爲委曲救正苟可全物命于困迫中皆陰德也楊開每事必問蓋猶有虛心焉詢肯盡言勸導未必無救明知其非不敢忤意反至贊嘆盛美劇暑杖

人立斃者相繼猶連稱其快此其心之狠戾苟務媚人何事不可爲一念逆天神褫其魄成令之惡與授人挺刃而教令殺人無異吁豈惟居官任事者當知警歟

### 王知事

元王知事曹州人先官吉州路屬縣一富翁死妻僅存因爭家財事詣官王以婦拘囚窘辱百計取求聞有金酒器索之婦一一從命皆所厚總領過付復慮事後有詞乃以婦囚死後任建

寧路知事大德辛丑秋一日其總領者於和義坊下忽見前婦以手摑其面驚懼歸報被摑處隨手患癰不三日死臨終云官人免不得了也須來對證踰數日有二騎帶棕帽穿白衣自城外來人馬俱汗直至廳上其同官見而問之曰吉州路來取王知事忽亦不見知事先患疔瘡數日語家人曰吉州路城隍司差人勾我候本路城隍司回文便去對證遂祝付家事問其人何在曰在廳上詢其所着衣服與同官所見正

同踰時曰文書已了言訖而死

### 徐從政

宋隆興初新淦縣丞徐從政者被憲司遴檢充承勘官將宿于吉之境上徐氏家其家前一夕夢神人謂之曰明日有徐侍郎來宿汝家他日蒞吾州宜善待之至晚果有徐從政者至遂具盛禮相延及回復夢神人謂之曰徐從政此行受人金子枉死一人命天曹已減三十年壽官止於此徐氏遂不復相接丞深訝之謂初來不

相識而相待若此及已相識而反無一人出相見乃詢其故抵暮一老父出語以夢中之事丞愧形于色自後常若有人隨其左右及替其原充官赴調用舉主改官文字方下而卒于邸中年三十四初傳其死鄉人不之信謂渠方得運卽踐清華及聞是事莫不惜其用心之謬而天折若是

### 侯鑑

侯鑑爲江夏宰與勝緣寺老僧居約爲方外之

交每乘暇訪之必爲具以待若預知者比復至  
延待殊闕鑑怪而問之居約曰使君每臨辱先  
有本院伽藍託夢以報獨此番不報耳鑑大驚  
不論其故居約祝之伽藍復見夢曰侯鑑合作  
宰相我受統攝是以常報近受胡氏六十金之  
賄枉斷一事天曹削其相籍但得至監司而已  
與我無復統攝何報之有

### 魏釗

荊州府推官魏釗廣東人嘗往夷陵州檢屍道  
經某鎮有鄉官徐少卿名宗者素奉梓潼神極  
靈忽夢神告曰明晚本府魏推官過此其人前  
程遠大後當入銓曹可預結納之應得其力遲  
明偵之果然少卿乃具衣冠謁款甚勤因留宿  
焉執手鄭重而別魏去夷陵不數日少卿復夢  
神告曰可怪魏推官此去受賄數百金故出人  
罪使死者含冤之極上帝已盡削其應有爵秩  
并年壽亦不永矣惜哉少卿深用嘆訝試遣人  
往夷陵踪跡之果不誣未幾魏丁母憂歸復補

濟南尋陞戶部主事纔一年遽卒于京邸家亦凋落云

### 狄某

溧陽狄某尹雲南定遠縣縣有富翁死而其妻掌家所遺數萬金盡匿不與其叔叔告縣使人密囑曰追得若干願與中分狄信之拘其嫂到官酷刑拷訊至以鐵釘釘足滾湯澆乳于是悉出所有四萬金狄果得二萬焉其婦賫恨而死後狄罷歸一日晝寢忽見其婦手持一小團魚

掛于床上倏然不見乃大驚異未幾遍體生疽如團魚狀以手按之手足俱動痛徹骨髓晝夜號呼踰年而死凡五子七孫俱生此團魚疽相繼死止一孫僅免今亦無置錐之土矣

### 黃景雲

海上史鑄爲郡庫藏吏時丁倭亂出入多所乾沒無慮數萬金憲司廉其事屢逮之然數通賄于豪右不及於患黃景雲文偉中江西省元舉進士令海上聞而忿之知其故賦長也思所以



其心者每逮賦長必追正身至則稍寬刑責年  
餘人爭赴其追無避者及捕史史乃隨符至至  
則數其罪立杖百棍斃杖下黃退食後寢目見  
史立左右側呼隸人逐之隸人曰史已斃何逐  
也頃之升堂復見史立左右遂神思恍惚侵尋  
病弱而終人以爲史鑄之報侵沒官銀史之死  
宜也而雖死爲鬼卒能仇天子之命吏焉何哉  
史旣服捕宜簿書其惡如律擬允而後刑與海  
上之人共棄之史當服萬死何能爲崇也

### 山東憲司

自樂編記山東省有一吏忘其名素狠戾剛強  
不屈偶以微青逢憲司怒杖方三四下就毒罵  
詈憲司命增杖愈增愈罵杖數十竟死午餘憲  
司索湯濯足此公平昔甚罕濯足每濯足必有  
竒禍是日濯足未竟忽眼目見前吏又怒罵之  
隨吐涎左右扶上床身未安而死錄此足爲淫  
怒以逞者之鑑

### 獄案七條

浙蘭谿祝氏大家也所居去縣三十里一子甫  
冠頗知書宅之側開大塘數十畝秋冬之交水  
涸得枯骸一具于岍邊樹下莫知所自鄰人不  
敢隱聞之里正先是有道人行丐至祝氏需索  
無厭祝怒驅逐語不遜祝毆之道人佯死祝倉  
皇欲告官追於夜未果告道人知不可欺遂謝  
罪去里正夙與祝氏有隙遂稱祝嘗箠人至死  
今尸正在塘內以自縣縣宰信以爲然逮之下  
獄凡證佐胥吏言其寃者宰悉疑受賂愈加繩

治笞掠無虛日祝素富室且儒懦未嘗受官刑  
不勝慘酷自誣服其母慮不免迎枯骨之魂歸  
家焚香致禱日夕號泣且揭榜立賞募人捕其  
盜縣獄已具將上之郡前所謂行丐者在楚鄂  
岳間欲過湘南涉衡岳夢人告曰子未可遽行  
翌日將有來追者寤而異之及明別與一道流  
相過沽市酒共飲問問其從何來有何新聞曰  
吾從婺州來到蘭谿聞市人藉藉說祝氏寃枉  
因具語之丐者矍然曰詐之者我也乃強後來

者與俱東兼程抵婺自詣縣縣猶謂其不然疑未決已而他邑獲盜自言本屠者嘗賒買其客牛客督償直甚急計未能償潛害客乘夜投尸於祝氏塘中祝於是始得釋 按獄于富室官多引嫌率深入以示公詞所連及據實以證者卽疑受賕倍加楚掠又指導證者而誘之必合已意乃止慘毒之下幸湏臾免死雖反逆大辟無不自誣服彼證之者誰能以性命嘗試而明人之枉乎祝氏事向非真盜自言所害客有塘主名卽行丐者詣官訛信之縣宰執先入之見鍛鍊成獄幸未決而祝氏之冤白脫令祝氏子已伏法而他縣盜始得移文責實縣宰何辭置對乎鞠訊者不念輕忽民命之不可也難以在上矣

袁州萍鄉民張姓者娶嶺南周氏女爲妻周歸寧張遣其弟往候迎之至嶺中妻倦少息弟先抱孩以歸久而妻不至張與其弟同至息處無有也復至周宅亦不見周同壻復登嶺尋訪則

婦死于叢林中且無首矣周紐其弟赴官疑弟欲姦之不從殺之以滅口遂誣服官勒都官索頭與刃都官遂解頭與刃即將弟處死踰年張之隣人遇婦於建康旅邸相視駭愕少焉同所炊隣告以故婦泣曰寃哉彼時坐嶺上有一髯客擔箬籠上山四顧無人拔刀脅取我衣服與鞵喚出籠中一婦人衣之斷其頭納致籠中推其屍于林內令我入籠中負擔以行到此矣未幾髯客歸二隣人紐之聞官卽承伏無詞申刑

部取旨髯客處死以原款司償其弟命州縣吏各黥籍邑宰郡司理檢覆官皆降罷二隣人給以原告捕兇身之賞妻歸夫家先都官迫于官司盜開他人棺取婦人頭申解亦處死 按是獄之寃成于都官取他人首申解而都官則迫于所司之促督也周堅執其弟急圖泄憤所司以得人首畢其事咸不復研審驗視此何刑也草率迺爾邪

張允蹈爲信州永豐令嘗以微賦治夏稅籍命

主籍吏拘鄉胥應治籍者二十輩于縣舍吏察  
錄過嚴自曉徹暮不少息一胥夜走如廁小吏  
籠燈隨之胥使小吏先還旣而久弗至吏以爲  
逃云迨旦白于張張適聽訟望見白衣婦人執  
素紙涕泣呼問之曰夫爲鄉胥累日不還家今  
蚤有人報浮橋柱上挂衣巾履襪及繫書一紙  
云爲押錄吏苦督不容展轉生不如死已投江  
中急往驗皆夫物也張詰主吏亟集津丁里保  
撈尸弗得念其事可疑緩不卽治胥妻訴于臺

臺符移督之甚峻歷三月久客從長沙來見此  
胥在彼主吏捐家貲雇健步者持檄往捕之遂  
擒以歸胥坐逋逃受杖而吏之寃釋張後復宰  
他邑一鄉胥亦爲拘係越牆挂衣於河梁而赴  
水妻來訟張怒責之曰猾胥玩侮人所在如此  
吾固知之矣立撻其妻明日三十里外里正言  
灘邊有死尸張矍然遣視之則胥果死張每爲  
賓客話此事以爲斷獄聽訟不可執一端云  
湖州小客偵薑於永嘉富人王生酬其直未定

強秤之客語侵生怒毆其背仆于戶限以死生  
大窘急禱祈拯救良久復蘇飲以酒仍具食謝  
前過取絹一疋遺之還次渡口舟子問何處得  
絹具道所以且曰使我一跌不起今作他鄉鬼  
矣時數里間有流尸無主名舟子因從客買其  
絹併丐負薑籃客既去卽運篙撐尸至其居脫  
衫袴衣之走叩王生門倉皇告曰午後有湖州  
客人過渡云爲君家搗擊垂死有父母妻子在  
鄉里俛我呼骨肉告官求直其寃留絹與籃爲

證不旋踵氣絕絹今在是不敢不奉報王生震  
怖盡室泣告賂以錢二百千舟子若不得已者  
勉從其請相與瘞尸於深林中翌日徙居不知  
何往矣王生家有點僕聞其故數數于求主人  
與者倦矣而求者未厭其僕竟詣縣訴生下獄  
不勝拷掠以病死明年薑客又至訪其家以爲  
鬼也罵之曰向者汝邂逅仆絕繼而甦醒無他  
卻使我家主死于非命今尚來爲鬼作祟邪客  
引袖怪嘆曰我去歲幾死賴君家救活蒙賜絹

賣與渡子徑歸矣今方齋少土儀以報大德何謂我死爲鬼乎王生之子哀慟留客止泪而執故僕訴寃於官索捕舟子得于天台窮壑中遂皆斃于獄 按舟子之計狡矣黠僕要挾主人無厭竟誣主於死皆罪不容誅王生不幸死於拷掠則鞫獄者責也薑客知爲湖州人胡不移文呼血屬至驗之見客死者舟子也初運篙撐屍至其居已相與瘞尸深林中乃不聞召舟子問狀第據悍僕單詞施慳毒焉遂以成獄可乎具文茹寃如王生者盖不少矣

士初仕未習法令輕忽民命罔留心庶獄苟且京師小木局木工數百人置工長分領之一工與其長不睦不往來者半歲衆工謂口語非大嫌釀酒肉強工造長家和解之暮醉散去工婦素淫與所私者謀戕良人有日矣適以其醉於讐而返也相與殺之倉卒藏屍無所室有土塌其中空乃啟塌磚割屍爲四五始容焉復封磚如故明日婦往工長家哭曰吾夫昨不歸必爲

汝殺之訟之官以長素仇也逮至拷掠不勝毒  
自誣服婦發喪成服召比丘修佛事哭盡哀院  
詰工長藏屍處曰棄壕中責件作二人索之于  
壕弗得刑部御史京尹交促具獄期十日得屍  
不得期七日又不得再期五日又期三日件作  
已四被笞終不得二人嘆惋循壕相語曰如此  
笞無已時矣因謀別殺人以應命暮坐水傍一  
翁騎驢渡橋擠翁墮水中縱驢去旬餘度翁屍  
已爛不可識舉以聞院召婦審視婦撫而大號

曰是矣取夫招魂壕上脫笄珥具棺葬之獄遂  
成案上未報騎驢翁之族徧覓翁不得俄遇一  
人負驢皮于道中宛然其家所蓄奪而披視皮  
未燥執愬于邑亦以鞫訊憐酷自誣劫翁驢而  
殺之屍藏某地求之不見輒更曰某地辭數更  
卒不見負皮者瘦死獄中歲餘前工長奏下竟  
斬衆工哀歎不置徧訪其事無所得聚交鈔百  
錠置衢路榜曰有得某死狀者酬以是物初婦  
每修佛則丐者羣至求供飯一偷兒常從其家



丐一日偷兒將盜他人家尚蚤既熟知婦家門戶乃闔中依其垣屋以待迫鐘時忽見有醉者踉蹌入婦室怒其婦詈之拳之且蹴之婦不敢出聲醉者睡婦微諄罵於燭下曰緣汝殺吾夫體骸異處此土塌下二歲餘矣尚不知腐盡否今乃虐我乎嘆息飲泣偷兒立牖外悉聽之明發入木局中號於衆曰吾已得某工死狀速付我錢因俾衆工遙隨往偷兒佯被酒入婦舍求丐挑之婦大罵隣居皆不平將毆之偷兒遽去

土塌扳磚作欲擊鬪狀則屍見矣衆工突入卽縛婦送官婦吐其實醉者則所私也官復審塚中死人何從來作作款伏係擠騎驢翁墮水作作姦婦洎所私者磔於市先斷長工死官吏皆廢終身官以瘦死者事若發則官吏又有得罪者數人遂寢負皮者寃按工之死當坐婦與所私二人耳乃牽連殺四五人乎怨語而遭支解迺筭而伏刃作作殺而工長誅負皮而死桎梏赴盜而獲購皆窈冥轆轤不可知者悲夫祥

刑要覽疑獄集並載其事其端始于初鞠者輕率而不知慎也快意于一切而草菅視其民惡怪乎獄之不得其平也吁可不戒哉

嘉興祝公某爲吳江令有異政時有居民東西二鄰皆少年且相善其東鄰夜娶婦朝出行賈旣去西鄰徑詣行竊見房扉尚開卽突入之僞爲東鄰語言擁其婦而語曰天尚未明我眷戀卿不忍別耳復就寢婦不辨其夫也欣然交合任其輕薄頃之漸曉匆匆別去起視奩中簪珥

之屬蕩盡矣婦泣語其姑慚恚縊死母家陳狀于官誣其舅姑殺婦舅姑亦出論訴使人通息耗於子趣棄賈遙歸旣歸遂併執壻到官祝反覆鞠訊略無情實還衙與夫人共憂之時會天大旱請雨城隍之神夫人教祝詣廟焚香默禱此事祈神于夢中開示疑獄其夜祝遂宿神廟中夢神降而告曰明日路上有祈雨小兒可自問之旣覺未審云何蚤起拜神畢行至市中果遇群兒執旗伐鼓引龍神而來祝命吏捕逐群

兒群兒迸走適遺一小黃旗於地遂令收取還  
衙以示夫人夫人曰奸婦者是黃旗無疑矣祝  
便託以他事過東隣境中謂嗇夫亭長有民丁  
戶口冊可送一本至既賚冊至按之委有王騏  
名字乃傳令某日點役合境民丁宜集縣門以  
候騏亦未知緣繇與諸人旅於庭下諸人皆應  
聲而去最後始詰王騏訊其居止與訴隣止隔  
一壁於是慚懼失色具服其辜所盜之物咸在  
祝令梏徃其家檢出贓物乃置於法斃之

獄中

數年後又有山陰某乙是富家子弟娶婦入門  
其兄某甲戲以相賭謂乙今夜能不進新人房  
即輸金一餅乙曰易耳竟不果入與甲同寢于  
外舍其夜忽有男子入婦房與偶明日婦聞兄  
弟相賭之言大驚逆知爲他人所狎慚恚自經  
毋家許訟繫甲于獄榜掠備至不吐其實時爲  
山陰令者趙公某吳江人也推按積時終不能  
理閉閣謝事求禱于神盼嚮之間忽聞屋梁木  
作爆聲仰視已裂尋思久之卽從獄所召甲訊

日爾家有姓梁人乎日家監掌典是姓梁人也  
趙遽命逮至拷掠承服盖其夜潛于窓間聽知  
主人戲賭乃冒入婦房遂其奸謀耳趙因寘之  
重典二事後先不同適相懸合

守官漫錄卷之三終

